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沙漠巡线兵

一位作家这样描述走在沙漠里的体验：“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。刚刚踏实一脚，稍一用力，脚底就松散地下滑。用力越大，陷得越深，下滑也愈加厉害。才踩几脚，已经气喘……”这样的艰辛经历，是信息支援部队某部

某连四班战士们的日常状态。他们的任务，是驻守在哨所，守护绵延100多公里的国防光缆。作为巡线兵，哨所战士们常年穿行于广袤的大漠之中，行进在一座又一座高山之间。他们眼中的景象不仅有数不尽的沙粒、吹不完的

狂风，也有尽收眼底的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，更有奔涌在脚下的一条条“数字江河”。坚守战位，他们心中总是澎湃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自豪感：“一步一个脚印，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，看似平凡的巡线路，亦是不凡的人生路。”

“我是大漠一个兵”

■钟定航 康世超 张勤琳

斑驳的战靴

“咯吱咯吱……”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某连四班三级军士长周李和2名战友排成一排，行走在软绵绵的细沙里。阳光下，一行战靴印曲曲折折，延伸向远方。

驻守哨所的战士们负责定期巡查检修的光缆线路超过100公里。早上驾车出发，一路巡检架空明线和地埋光缆，天色渐暗时他们才能抵达线路终点，完成一天的任务。

周李是第一批来到哨所的战士，也是这里最年长的兵。

“先是途经戈壁滩，之后穿过库姆塔格沙漠，翻越海拔超过3500米的几座高山后，会进入草原地带……”常年在这条路上巡线，途中的地貌他已熟稔于心。

戈壁、沙漠、沼泽……大自然创造了人迹罕至的地貌，一条条光缆在这里延伸铺展，成为国防通信网络的一部分。

守护国防光缆，意味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战位。车开不进去的地方，他们需要拉着铁锹、镐头，背着工具包徒步巡线。

因为没有经验，周李说他在最初巡线时掉进过沼泽地。“脚一下子就陷进去了，怎么也拔不出来。”对于如何摆脱沼泽，他颇有一些心得，“挣扎是没有用的，只会越陷越深。要抖动着把脚拔出来，身体前倾，成跪姿慢慢爬出去。”

一旦陷入过沼泽，腥臭的发酵味道很难被彻底清洗掉，会萦绕在身上好几天，战靴也很难刷洗干净。后来，大家慢慢有了经验——用铁锹拍打着探路，一些沼泽面积较大的地带，只能顺着边缘轻手轻脚地绕过去。

风沙也是他们要常年面对的。“开阔地带最容易起风，大风一来，想站住脚都是难事。”周李体验过突如其来黄沙弥漫，“几乎是一瞬间，能见度变低，天边都是黑沉沉的。”这时，大家会赶紧找个山丘或者岩石避风，实在无处可躲，几个人便围成一团抵抗巨大的风力。没有人敢张口说话，大家甚至会屏住呼吸，因为沙子会灌到嘴里和鼻腔。等风停了，会发现连头发丝里都是黄沙。

也是因为风沙，架设光缆的线杆很容易倾斜。将它们归位并没有想象中容易，需要一人先爬到线杆顶部固定绳子，剩下几人再拽紧绳子另一头，合力将线杆拉直。

周李还记得第一次拉绳子时不知道如何用力，脚一直打滑，最后整个人摔在地上。如今他时常组织战友们进行拔河比赛：“别看我们人手不多，但脚力、臂力都是杠杠的。”

因为一年到头走路，而且都是沙石路，很费鞋。每次完成任务后，大家的战靴里总能倒出一大片沙子，鞋身的缝隙里也全是沙尘和干掉的泥浆。这些年，周李已记不清换了多少双战靴，每一双斑驳的战靴背后，都是他在巡线路上的奉献与付出。

走进武警广西总队某中队的营区，记者感受到勃勃的生机。院子有粗壮挺拔的龙眼树，还有枝叶繁茂的红心果，到处都透着葱葱的绿意。

在该中队，营院里的每一棵果树、菜园里的每一种蔬菜，都有一个对应的责任人负责照顾。

记者注意到，角落里，生长着一棵看上去有些“丑”的牛油果树，它的责任人是中士相生龙。

这棵牛油果树种于20世纪60年代，据说还是小树苗的时候，它就算不上苗壮——树干是歪的，枝丫细弱，叶子也长得稀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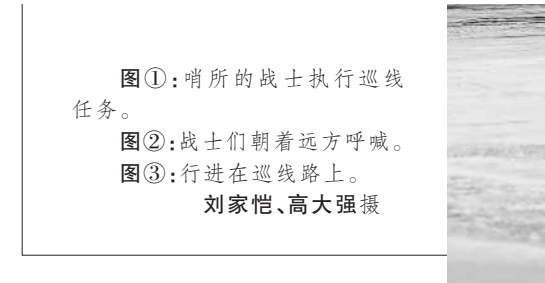
不承想，它非但没有凋零，还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蓄力拔节，成了院子里最老的果树之一。几十年过去，它的树干渐渐粗壮起来。



图①：哨所的战士执行巡线任务。



图②：战士们朝着远方呼喊。



图③：行进在巡线路上。

刘家恺、高大强摄

坚守的“岩石”

中士谢群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大西北时的兴奋。

随着军列车窗外的景色逐渐昏黄，来自山东的谢群看到了从没见过的沙漠、骆驼，还有讲不出名字的植物，内心忐忑地憧憬着接下来的军旅生活。

辗转上千公里，这名年轻的战士来到了沙漠深处的哨所。然而，当新鲜劲过去，他和战友们把能聊的话题都聊完了，寂寞便像风沙一样开始蔓延。

“这里太干了，刚来的那段时间总是口渴，一直喝水。”和不少来自南方的战友一样，谢群最初并不适应西北的气候，嘴唇和手背都在干裂。

繁重的巡线任务同样让他感到疲惫。一次车辆行驶途中，本应认真观察线路情况的谢群突然感到一阵困意，眼皮止不住“打架”，班长发现后严肃批评了他。

“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……”谢群并没有陷入消沉，一次次夜间紧急执行任务让他印象深刻，那天晚上车上响起的歌曲《平凡之路》，至今仍回荡在他的耳畔。

“一天下午6点多，电脑上突然弹出故障提醒。”本来留守值班的谢群，因人手不够被安排一同前出解决故障。

夜间行驶本就危险，途中还要经过无人区地带，谢群一路上紧张得睁大了双眼：“任务当前，时间就是战斗力。”暗夜中，两道昏黄的光柱在弥漫

的风沙中撕开一道口子，车辆向着任务区域加速前进。

当晚9点多，大家在寒风里修好了光缆。但由于夜路危险重重，得到上级同意后，他们决定在汽车里休整过夜，天亮了再返回。

“我们被包裹在没有边际的黑暗里，四周只有风声，车辆在巨大的风中持续晃动。”为了缓解有些沉重的气氛，大家挤在车厢里，开始主动找话题聊天。虽然车上余电有限，他们还是决定放一首音乐来提振一下精神。当《平凡之路》的歌声响起，他们禁不住一起轻轻吟唱。就这样，大家挤在车厢里，度过了寒冷的一夜。

沙漠里的巡线兵，要有坚守战位的勇气和力量。那一晚，谢群对肩负的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今年是谢群在哨所服役的第8年，这个曾经有些青涩的士兵没想到，自己已经是新兵眼里的老班长了。如今，巡线任务中的他已能独当一面，驾驶技能和巡线检修的本领越来越过硬。

谢群很喜欢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：沙漠里，被风吹走的都成了沙；顶住风的，才是最美的画。无论未来有怎样的“风沙”，他希望能像岩石一样牢牢“铆”在原地，怎么也刮不跑。

共同的记忆

哨所营院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杏树。

最初，相生龙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“摊”上了这样一棵树。

实际上，牛油果树那股倔强的劲头，恰是相生龙缺乏的。指导员观察到相生龙在工作 and 训练上的潜力，也注意到他做事有些浮躁、缺乏耐性。

刚到中队时，相生龙在执勤任务中表现积极，站哨动作十分标准。跑步训练时，他的爆发力很强，总能冲到队伍前头。但时间长了，单调的工作任务让他心生倦怠，慢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在比武中没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

指导员在一次谈心时带他来到牛油果树前，讲起了曾经的故事：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这棵果树从来没有被打败过。”

相生龙，坚持住！”战友们的一声声呐喊激发起相生龙内心深处那股坚韧不拔的力量，他冲破了疲劳和绝望的极限，完成了最后的冲刺。最终，相生龙领先第二名1秒，夺得冠军。

此后的几年间，在支队组织的比武和运动会中，相生龙成功获得4次冠军、打破2项纪录。在他身上，战友们看到了如那棵坚韧的牛油果树一般蓬勃的生命力。

那是相生龙第一次认真观察自己负责照看的这棵树，猛然一看，它似一座大厦被侵蚀殆尽，仿佛将在某一刻轰然倒塌，但又似有一股倔强的力量支撑着它傲然挺立，生长出茂密的枝叶。“心有韧劲，才能百折不挠，如同这棵树。”相生龙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。

又一次3000米跑比武。冲刺时刻的相生龙，已经跑过了2900米，距离终点还差100米。看得出来，他虽然紧紧“咬”住前面的选手，却已十分疲惫。

相生龙，坚持住！”战友们的一声声呐喊激发起相生龙内心深处那股坚韧不拔的力量，他冲破了疲劳和绝望的极限，完成了最后的冲刺。最终，相生龙领先第二名1秒，夺得冠军。

地。营房已经改建，但这位花甲老人还记得四周的道路和民房。

“一直忘不了曾经的老连队，终于能回来看看了。”老兵此行，就是为了再看一眼他始终魂牵梦绕的“战位”。临走前，他一直说：“我老了，不知道下次有没有机会再来，希望你们守好这个‘家’。”

年轻的战士并不认得这位老兵，就连周李也只是听闻过老兵提起的一些人和事，这让周李有了一个新想法——做一面照片墙。

攀爬线杆的新兵、戈壁里巡线的队伍，为战友做饭的老兵、修剪草坪的战友……哨所成立以来，凡在这里战斗过的战士，哪怕只是短暂来帮过忙的，他们的照片全部被贴在了墙上。

“每一名战士都会在某一天离开这里，但当他回来看看的时候，即便时过境迁，大家也会在第一时间认出曾经的战友，因为他的笑脸一直挂在墙上。”周李说。

给照片墙取个什么名字？大家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叫“我是大漠一个兵”。顶过肆虐的狂风，穿过荒芜的沙漠，熬过难耐的酷暑与严寒……大家觉得能成为哨所的兵，是一件幸福的事，更是一件让人难忘的事。

“我们哨所人员不多，有时候加上其他连队来帮忙的才七八个兵，但大家彼此依靠、团结一心。”建哨以来，哨所荣立集体三等功3次，集体二等功1次。战士们难以忘记坚守过的阵地，历史也会永远记得把热血和青春奉献给巡线路的他们。

然倒塌，但又似有一股倔强的力量支撑着它傲然挺立，生长出茂密的枝叶。“心有韧劲，才能百折不挠，如同这棵树。”相生龙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。

又一次3000米跑比武。冲刺时刻的相生龙，已经跑过了2900米，距离终点还差100米。看得出来，他虽然紧紧“咬”住前面的选手，却已十分疲惫。

相生龙，坚持住！”战友们的一声声呐喊激发起相生龙内心深处那股坚韧不拔的力量，他冲破了疲劳和绝望的极限，完成了最后的冲刺。最终，相生龙领先第二名1秒，夺得冠军。

此后的几年间，在支队组织的比武和运动会中，相生龙成功获得4次冠军、打破2项纪录。在他身上，战友们看到了如那棵坚韧的牛油果树一般蓬勃的生命力。

边关风

冬日，一抹斜阳把大地照得金黄。笔者一行人驾车一路奔波，终于在黄昏时分抵达了新疆军区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。

“欢迎你们！”迎接我们的是二级上士杨柯熙，他个子不高，皮肤黝黑，笑容真挚。

坐在屋里聊天没多久，忽然刮起的大风拍得窗户砰砰响，杨柯熙赶紧起身望了望窗外。

“我得去蔬菜大棚看看。”杨柯熙急忙披上大衣往外走。检查每一处篷布，关好开着的窗户，在确认大棚设施完好后，他笑着冲我们比了个“ok”的手势。

塔斯提，哈萨克语意为石头滩。因为气候干旱、常年缺水，守护好这里的绿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从大棚回宿舍的路上，杨柯熙讲起了他的故事。

守望一抹绿

■梅达峰 胡恒

杨柯熙出生在甘肃天水的大山里，小时候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2013年，杨柯熙入伍，被分配到小白杨哨所。从团部到哨所，100多公里的路，杨柯熙透过车窗只能看到土黄色的戈壁滩，还有散落四野的碎石头。

“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？”与家乡相比，这里似乎更加闭塞、荒芜，尤其是寒冬时节，大雪覆盖了目之所及的一切。

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干什么都提不起劲。一天，连队组织训练，杨柯熙假装“病号”躲在了宿舍里。班长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带他来到了白杨树下。

“小白杨守边防”几个鲜红大字，吸引了杨柯熙的注意。小白杨的故事他早就听班长提起过，1982年春天，塔斯提边防连前哨班战士程富胜探亲归队时，带回了10棵白杨树苗。恶劣的环境之中，有一棵小白杨挺过了寒冬，为哨所增添了一抹鲜亮的绿色。

来到白杨树旁，摩挲着斑驳的树皮，杨柯熙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旋律《小白杨》，就像歌里唱的那样，战友们骨子里总透着“扎根”和“向上”的生命力。杨柯熙有了新念头，他也想成为这抹绿。不久后，连队新建大棚，杨柯熙主动报名参加任务。第二天，他和战友们扛着工具下了地。

抡起十字镐，一镐头下去，却只在盐碱地上“啃”出了一个小白点。工具与土地的撞击，震得大家双手虎口生疼。一个上午，几个人挖出的石头垒起来才有半人高。

就在大家有些灰心的时候，杨柯熙看到了石缝里的一株青草。“既然能长出植物，就一定可以种出蔬菜！”那段日子，杨柯熙和战友们拔草、翻地、撒羊粪，每天在大棚里穿梭。

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拨开泥土，栽下了第一拨幼苗，满心期待地准备着丰收。可由于土质太差，蔬菜没种活。

几个人没有抱怨也没有放弃。他们往返于河岸边与连队之间，推着小车为菜地运来黑土，一道上全是车辙印。

一天，夜风忽烈，大棚顶上的篷布被吹散。杨柯熙爬上棚顶，一点点把篷布铺好。担心大棚里温度太低，他在棚里架起炉子，定好闹钟晚上过来添煤。

在大家的努力下，一抹绿色悄无声息地扎下了根。到了快收获的时候，杨柯熙一有时间就会来大棚里转一转。一天早上，他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泛着青色的西红柿。看着结出的果实，杨柯熙差点落了泪。

大棚里的绿色不断蔓延，大棚外的小白杨迎风摇曳，这一抹绿和那一抹绿在阳光下交相辉映，给了杨柯熙满满的成就感。

一天，杨柯熙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哨所的绿色越发浓郁，茂密的树冠伸展交错，形成阴凉的拱廊。醒来后他明白，这不仅是一个梦，更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。

如今，大棚已经历几次升级，还装上了温控系统和喷灌系统，院子里的白杨也越长越粗壮。杨柯熙相信，只要他们坚守在这里，更多的梦想会一天天成为现实。